

只想要一句“抱歉!”

□司马小萌

我不是固执之人。真的。有时却非常固执。真的。隔壁租户搬来后,极少照面。只说过一次话,知道这家先生在外地工作,偶尔来京。一天半夜三点多,睡梦中的我,突然被自家门铃惊醒。万籁寂静的深夜有人急促敲门,绝对没好事。慌得我,叽里咕噜滚下床。我大声喊着“谁呀?谁呀?”冲到门口。铃声戛然而止。我继续嚷“谁呀?谁呀?”吓得变了声。当我“咣”地一下打开门,隔壁那家“砰”的一声关上门。无疑,是到他家的。我们两户,虽然大门方位不同,但离得很近。深更半夜,把邻居惊得魂飞魄散,我想,敲错了门的那位,必定内疚,肯定会转身,送上一句“打扰了!”这是起码的礼貌。

然后,被敲错了门的那位,应该强装镇静回答“没事”,然后皱着眉头,讪讪回屋。这是起码的礼貌。但,没有。回到床上,我努力抚平澎湃的心脏。但心跳始终过百,这夜算是报销了。其实公共走廊有LED声控灯,光照不成问题。我家门铃旁,又贴有醒目的房门号,文盲都能看懂,按理不该出错。但错了就是错了,谁没个犯迷糊的时候呢。第二天,我等着邻居给句话。无非是敲敲门,道个歉。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昨夜太匆忙,今天总能抽出一分钟。毕竟俺昨晚的“夜半喊声”,那叫一个“震天响”啊。但,没有。于是我的倔劲儿上来了。尽管我不会去隔壁敲门提醒,因为那会显得很傻。但赶上机会,我一定要说道说道。不为你、不为我,就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咱们老祖宗教过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文明守

则讲到的,七六五四三二一。大约几个月后,终于在楼道里遇见隔壁那位偶尔来京的先生。约莫三四十岁,模样挺斯文。机会不容错过!于是我非常礼貌地、尽量和藹地,把“半夜惊魂”故事复述了一遍。为了对得起那颗澎湃到天亮的心脏,我特地把“惊魂”二字强调了三遍。不为别的,只为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老祖宗教过的,文明守则讲到的。我没猜错。小伙子一口承认那夜敲错了门,并迅速补上两个迟来的“对不起!”……行了,教育到此结束。我相信,他们都是知书达礼之人。那夜,或是一时心急,头脑短路了;或是对礼貌的理解还欠火候。本人如此郑重且庄严的提醒,应该在一个历史时期有效吧。好的,再回到开头,开个小小的玩笑:亲爱的邻居,把一个不固执的家伙,逼得如此固执,你们是有责任的。其实多简单,只需送上一句“抱歉!”



走过燕窝

□曹化君

燕窝里响起一阵细碎稚嫩的叽啾声,当我看见房梁上的燕窝里挤着一排张着娇黄的喇叭花一样小嘴的乳燕时,我被惊住,继而欢喜不已。从此,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件快乐有趣的事情——站在门槛上,听燕窝里的“黄喇叭花儿”唱歌,看燕妈妈给会唱歌的“黄喇叭花儿”投食。燕妈妈每天都飞去外面捉虫,喂食它的孩子,一趟一趟,风雨无阻。明明,房梁下吊着的竹篮里放着很多好吃的,如果我能够着,早就偷吃完了。燕妈妈却视而不见,这让我对燕妈妈起了敬意。燕子还是出色的天气预报员。母亲说好要去田里干活的,突然改变主意不去了,说,燕子低飞要下雨。太阳高高挂在天空,母亲却把晾绳上的衣物收走了,说,燕子低飞要下雨。我和小伙伴在河边玩耍,小伙伴忽然撒腿往家的方向跑去,一边喊,燕子低飞要下雨……一天,一只小燕子从窝里掉下来,趴在地上,扑棱着,不停地哀鸣。我让母亲用梯子把它送回窝里,母亲说,燕妈妈会误以为我们要伤害它的孩子而生气,甚至飞走的。又说,燕妈妈在教小燕子学飞,学会飞了,它自己就能飞回窝里去了。

我悬着的心便放松下来,和母亲一样,绕着小燕子走,实在避不开,就放轻脚步,像花朵一样飘过小燕子。为了燕子能自由出入,我家的堂屋门一整天都是敞开着的,直到傍晚燕子从外面飞回来,飞进窝里。常常,我和燕子一齐进门出门,燕子的翅膀擦着我的头发或衣裳。起初,我有点儿惊惧,有点儿欢喜,慢慢的便习以为常,就像和母亲或姐姐或小伙伴一起走,触着彼此的衣裳或肌肤。如果家人一齐外出又一时半会回不来,母亲就用铁链子一样的长长的门鼻子把门锁上,然后再将两扇门推开一条宽绰的缝隙,使得燕子可随意飞进飞出。家里有邻居或客人来的时候,燕子不知道是认生还是礼让,便改从木窗棂里钻进钻出。于是木窗棂便成为燕子永久的绿色通道,即便寒风朔吹,封门糊窗时,母亲也要空出一两个通透的方洞来,深情款款地说,等燕儿来……一朵云彩从头顶飘过,终至无影无踪。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燕子还是原来的燕子么?轻轻的,走过燕窝,走过天真烂漫的懵懂年华,走过素朴欢睦,相存相生的美好岁月。

征稿启事

生活中需要快乐,更需要发现快乐的“眼睛”。在生活中,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即日起,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来稿要求: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行文要轻松活泼,突出真实性、趣味性和本土特色。作品体裁应为散文、随笔,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投稿邮箱:mdwb09@sina.com,请注明“乐生活”。本报编辑部

经过一排楼房,落下一串叽叽啾啾的声音,抬头,一只燕子盘旋。转眼看向墙檐,一个燕窝敦敦实实黏在水泥上,燕窝里挤着几只乳燕,张着娇黄的喇叭花一样的小嘴,等燕妈妈喂食。我被这梦幻般的景象惊住,定下神来时,问自己,老家的燕子搬来这儿了么?在老家,燕子是住在屋里的,窝就搭建在堂屋的房梁上,和人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老家的燕子一点儿也不过分,屋内屋外,胡同里,大街上,田野间,抬眼即见。母亲说,燕子专吃害虫,和啄木鸟一样,是人类的好朋友,而且能给人带来吉祥和好运。所以有燕子的人家

仿佛得了一枚奖章似的,甚是得意和自豪。那些极少数的没有燕子入住的人家则苦思冥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边悄无声息地把屋前遮明挡黑的枣树或石榴树砍掉了,有的甚至兴土动木,修建房屋。燕子终于姗姗而至,主人便像中了状元似的挨家报喜,“燕子来我家喽——”我心里却有些瞧不起燕子,漆黑的外衣,煞白的肚皮,叫声急促芜杂,舞姿也不美,甚而不如跳上跳下的灰麻雀可爱,更不用说蝴蝶、蜻蜓了。燕子看出我的心思似的,对我也不理不睬,而且总是摆出一副高冷的样子,这让它增加了几分神秘感。慢慢的,我对它竟生出几许畏惧。夏天的时候,忽然一天,